

大地作盘 草木作子

搁六:中华棋类的鼻祖

□ 王昌卫 文/图



台儿庄运河的开通和南北文化的交流、融合，衍生出了绚丽多姿的运河文化，为台儿庄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，作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搁六就属其一。搁六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至今还为台儿庄人民喜爱。

搁六的玩法

搁六的玩法，开局像围棋和五子棋一样，双方在交叉点上轮流搁子，期间如果一方的棋子占据了一个最小正方形的四个角，则称之为“成方”，可以立即选择对方的一个子压上；如果一条直线上的六个点均被一方占据，则称之为“成六”，可以选择对方的两个子压上。搁子结束时，将双方压的子拿走，形成空白点，用于走子。搁子过程中，如果双方

搁六主要流行于华东、华北一带，各地虽然棋盘一致，但名称多有差别，玩法和规则差别更大。台儿庄搁六主要分布在台儿庄区和周边区县，其中尤以泥沟镇汪庄村最盛。搁六的棋盘为纵横六条线交叉的格子，棋子可就地取材，玩法变化多端。搁六的“搁”字是鲁南方言，就是放置、落子的意思。在台儿庄区泥沟镇汪庄村，约三分之一的村民(包括妇女)都会搁六，至今还有80高龄的老人对搁六非常着迷，一玩就是半天。搁六最盛行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产队组织农民到地里干活，工休期间，大家就在树荫下划个棋盘，随手找来石子、泥团或树枝作棋子，两人一组厮杀起来，一身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。

据研究，搁六是中华棋类始祖。其对弈过程分“搁子”和“走子”两个阶段，是目前进入正规比赛的棋类没有的玩法。围棋只搁子，不走子，象棋只走子，不搁子，都是从搁六演化而来的。搁六应起源于农

耕社会初期，传递的信息具有狩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的典型特征。“六”这个数，代表了空间的六个方向，纵横12条线，12代表的是时间(十二星座、月份、生肖、时辰)，体现了古人的时空宇宙观；纵横交叉的线条，是农耕时代“阡陌”的形象；六线形成五格，体现了人们对五谷丰登的美好期盼。从玩法上看，四子集中成“方”，六子一线成“六”，体现了原始人抱团求生存的一种心理，也体现了“围而攻之”这一狩猎的基本方法。

原始社会时期，占卜问天是人们的重要行为准则，搁六最早就是古人占卜的工具，也是投石问路这个成语的出处。原始人早晨起来，在一起商量今天去哪里寻找食物，在族长也不好决定的情况下，只有问天。于是大家把熟悉的区域在地上划成一片方格，类似于今天地图上的经线和纬线，最中间的方格作为目前立足的地方，一阵祈祷过后，拿个石子在上面一扔，根据石

子的方向和距离中心格的远近，就找到了今天要去的地方，这就是投石问路。一段时期内，一个部落活动的区域相对固定，于是就把方格刻在石头上固定下来，过段时间就把所有去过的地方都摆上石子进行分析，以找到食物最丰富的区域，形成了搁六的雏形。

农耕时代初期，耕地开垦基本处于无序状态。对相邻的原始部落来讲，开垦的土地星星点点，互相交错，耕作起来很不方便，于是在不同部落间经常进行土地交换，你给我一块，我给你一块，使彼此的 land 成方或成线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，这就是搁六中成方与成六最原始的涵义。现代农业仍然在使用“成方连片”这个词，绝不是单纯的巧合。有些区域两个部落的土地交错在一起，所占比例大致相当，双方都想取得该区域土地的耕种权，互不相让，就容易产生矛盾，甚至战争。于是双方商定，如果甲方土地的四周全是乙方的土地，那么

搁六的起源

甲方的土地无偿交给乙方，而不再需要交换。这就是围棋的原理，所以说搁六是围棋的始祖。

奴隶社会，统治阶段不愿承认人生来平等，搁六(包括围棋)棋子形象、地位无差别，引起统治阶级的不满，有人发明了六博棋。《楚辞·招魂》中记载六博棋的形制和比赛方法：“菑蔽象棋，有六薄些；分曹并进，遒相迫些；成枭而牟，呼五白些。”其中的“六薄”便是六博棋。六博棋是象棋的前身，一方有六个棋子，“枭”就相当于象棋的将帅，开局时各棋子有确定的位置，当时主要在王宫里流行。

从搁六到出现六博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，虽然按统治阶级的意图作了创新，变化很大，但其中仍然能够找到搁六的痕迹。搁六是六纵六横的线格，而六博每方六个子，骰子的点数最大也是六。六博行棋前要掷骰子，根据点数确定走多远，完全是狩猎时代投石问路的方法。所以搁六也是象棋的始祖。



传承搁六的意义

搁六的过程既能益智，又能休闲，变化无穷，又不会太累，棋具不用携带，走时不用收拾，所以倍受劳动人民喜爱。搁六为室外运动，传承方式主要是村民在下棋时，别人旁观学习。在农村文体生活不太丰富的时期，搁六曾经风靡一时，涌现出众多的民间高手。然而，随着农村经济和信息化的发展，搁六与民间其他传统游戏一样，正在逐步被人淡忘，呈现出即将湮灭的趋势，但鉴于其历史久远，且具益智性、趣味性、普及性、亲民性、便捷性的特点，当前仍然有一批传承人在认真研究和推广。

搁六为民间棋类，大地作盘，草木作子，并无实物流传。在一些上世纪建设的水利设施上，或桥梁的大石板上，偶尔能够看到施工人员刻划的搁六棋盘，目前已经十分稀少。台儿庄搁六的传承人、台儿庄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王仁杰经过多年研究，设计了正式比赛用的棋盘和棋子。棋盘为边长为36cm的正方形，每格宽6cm，以木质或复合板材为宜。棋子以直径4cm左右的扁平圆形棋子为宜，分黑白两色，类似于国际跳跳棋棋子，可以重叠，便于压子时使用。王仁杰是70后的泥沟镇汪庄村人，在多年的文

字工作中，与智力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，现任枣庄市国际象棋协会副主席、枣庄市象棋协会副主席，曾两次获得全区象棋比赛冠军。他钟爱地方民俗棋类，同时喜欢学习钻研上古史，探究棋类起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其精力正逐渐由以下棋比赛为主转向棋类研究和棋类运动的推广，曾组织过全区少儿象棋大赛，在保护即将失传的民俗棋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。目前正在策划全区搁六大赛，同时策划制作搁六方面的棋谱资料及网络棋牌游戏。相信在他的带动下，古老的搁六必将重新焕发生机。



滕州“蓬莱仙阁”

滕州市官桥镇所辖的前莱村、后莱村、东莱村三个行政村，简称为“三莱村”。环境优美，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，并留下了悠久的历史遗迹和传说。

“莱村”是由“蓬莱”演变而来。《滕县志》和《官桥镇志》中，均有“蓬莱仙阁”的记述，张氏墓碑载有“蓬莱三村”的字句。“蓬莱”之名，是因村的东面有一座山岭。此岭在古时候周围是水，山顶山石起伏，花木丛生，风景可佳，俗称小蓬莱岛。并由鲁班在此建造了规模宏伟、壮观的蓬莱仙阁。早在三千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，流传着“东方有三神山，居仙人长生不老”的说法，于是寻找“三神山”的活动延续了几百年，至秦汉时期求仙的热

潮达到了顶峰。此处地形与传说中落入渤海中的蓬莱三神山极为相似。古蓬莱岛的南部是古薛河古道，北部时发源于水石镇落凤山南的诸泉水，蓬莱岛恰如一条卧龙，龙头伸在薛河，龙尾则横在魏庄七十二泉中。此泉汇合后分成两支流，一支称小魏河，经蓬莱岛西南流过丰山后在官桥村汇入薛河；另一支称小玉河，经蓬莱岛东南流绕三山头至良里村东入薛河。而三山又称笔架山，三座山峰上部相连有整齐排列，恰似笔架，甚是壮观，此处地形与传说中落入渤海中的蓬莱三神山极为相似。古时登阁远望，仿佛置身于海市蜃楼之中。汉武帝时，丞相公孙弘建造公孙桥，就是为了方便民众到此

岛观光游览，求仙拜祖。岁月流逝，沧桑巨变。如今，蓬莱仙阁早已荡然无存，但其遗迹犹在，那遍布山岗的残砖碎瓦仿佛在诉说曾经的辉煌和沧桑……

据《官桥镇志·村名由来》记载：“因张、时、周等姓氏分别居住在山岭西边，称前、后、东三个蓬莱村，古名“蓬莱三村”，后逐步演变为前莱村、后莱村、东莱村至今。”

前莱村的张姓迁入。唐代末期，张士贵后裔为实现先祖的遗愿，其血脉一支从河南迁至现前来村定居，并按西安先祖陪陵规格，为张士贵建造一座衣冠冢，就近祭祀。其墓前设有神道、墓碑。如今，张氏家族人丁兴旺，仍是此村的“大户”。据说唐代大将军张士

贵，因玄武门兵变立功，得到皇帝李世民的重用，成为禁卫军首领，统领大军。特别在唐太宗征辽战争中，屡建奇功。当年张士贵随李世民东征时，来到蓬莱村，看到这里东有龙山相望，西有丰山呼应；南有薛水环绕，润滋沃野，中有蓬莱岛，风光秀丽。他认定这里有龙脉，是仙境，为风水宝地，希望在此地能有自己的寝陵。

后莱村的石姓。石氏始祖李元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，任庐州知府。其父李三才曾担任万历朝漕运总督、山东巡抚、督察院御史等职，因支持张居正改革朝政，后受阉党魏忠贤等奸臣的迫害弹劾，被问罪抄家，李元也因此被牵连罢官。李三才之子李元、李仁二人，伺机逃出京城后失散。李元按照父亲生前的嘱咐，只身逃到了山东滕县。当他来到蓬莱山前，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休息时，突见一队骑马的官兵追来，来到面前勒马停下问其姓氏，李元因怕露出京城的口音，不敢开口说话，只是指了指

坐下的石头，意思是姓“石”，那些官兵见此人不姓李的，没再多问就打马走了。为了免遭官府的缉捕，从此，他就将自己的名字李元，改为石元。因“时”和“石”是同音，石元被该村居住的时姓人家收留住下。后来其同胞李仁千里迢迢来此寻亲，兄弟俩在此长期住了下来，娶妻生子、繁衍生息，严格家风、家训，勤俭持家。并示其后人不入官场，谨慎做人，只求平安。弟兄二人，一个姓石，一个姓李。明崇祯年间李三才冤案被平反昭雪，朝廷曾下旨李氏后人官复原职，但其“累召不应”。再后来时姓迁徙他乡，如今的后莱村还仍有时姓的一大片林地。李仁的后人迁至西边不远的前公桥村。而石姓逐步成为该村当今人口最多的家族。因此该地区有“石家林上埋个李老头”和“石、李是一家”的说法。

如今的“三莱村”，有张、石、周、范、倪、孔等众多姓氏，他们团结友爱，和谐相处，为建设自己的家园，默默地辛勤耕耘着……

□ 石正祥